

巴金正传

陈丹晨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巴金正传

陈丹晨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正传/陈丹晨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

(名家正传丛书)

ISBN 978-7-5399-3125-8

I. 巴… II. 陈… III. 巴金(1904~2005)—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568 号

书 名 巴金正传

著 者 陈丹晨

主 编 金宏达 于 青

责任编辑 赵 阳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5.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25-8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小 引

这套书,特别要说明的,是“正传”二字。

鲁迅先生当年为《阿 Q 正传》题名之时,颇费斟酌,各传名目繁多,皆不好用,最后,便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中提取“正传”二字,用于阿 Q,类乎戏笔。

其实,“正传”实很必需,在一个“戏说”盛行的时代。我们的“名家正传”,便是廓除“戏说”,本于信实,由有研究功力的作者以简赅之文辞,诚恳之态度,状名家之风貌,留历史之真迹。

其先,或已有更宏博厚重的评述,现在的本子,则是较扼要的一种,原因无他,乃是景观太多,时间有限,必得偏劳内行的人士,设计了最佳的路线,逐一指引给我们看。

当然我们期待,借此路径,让更多的名家,走近更多的读者。

主编 启

目录

1	卷 首
3	第 一 章 蔽芾甘棠
21	第 二 章 巴金和《灭亡》
41	第 三 章 《急流》和救亡
71	第 四 章 战乱和《寒夜》
97	第 五 章 “天堂”和《赞歌》
135	第 六 章 “烧掉我的全部作品”
155	第 七 章 讲真话和《随想录》
179	后 记

卷 首

1929年，影响最大、发行数最多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第2卷第1—4期连载了中篇小说《灭亡》，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它远远超越了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一类公式化的小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许多读者纷纷打听作者“巴金是谁”？《小说月报》编者却表示：“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很可使我们注意的。”

这年年终，该刊编者又一次高兴地总结说：1929年这一年，该刊发表的巴金的《灭亡》、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的作品，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应验。许多批评家认为是少见的优秀作品。“轰动当时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在怠惰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

就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作家夹着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闯进了文坛。从那以后，他几乎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日日夜夜不停地写作，倾吐郁积在内心已久的激情。他忘了疲倦，忘了健康，如他自己所说，还常常忘了自己，狂热地沉浸在写作生涯里。

1931年是巴金创作旺盛期，他的一些著名的代表作，如《急流三部曲》之一《家》，《爱情三部曲》之一《雾》，《革命三部曲》之二《新生》（《灭亡》的姐妹作），以及其他十几个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一年中完成的。这些作品，他先后开笔，同时交叉进行。《新生》开始写于1930年底；次年4月就开始写作《家》；同年夏天又开始写《雾》，几乎是和《新生》时完成的。

《家》是巴金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到这时已十多年了，现代白话文学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并有了丰硕的实绩，但是有影响的优秀长篇小说仍还寥若晨星。《家》是一部全景式的史诗般的巨作，描写了封建家族制度的黑暗和崩溃历史，张扬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呼唤人性的觉醒，礼赞美丽的青春和生命，洋溢着“五四”启蒙的革命的精神，以它的强烈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魅力打动了一代又一代千百万读者的心。《家》的出现就成了新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崭新的收获。巴金也从此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文学人家之一。

现在我们就来讲述这位作家的百年人生，像一股生命的激流，浩淼湍急，穿越过无数乱山碎石，迸溅起耀目的浪花……

第一章 蔽芾甘棠

“我的世界的核心”

巴金降生在一个世代做官、数世同堂的大家庭。在成都李公馆里，他“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他将在这个上百口人的小社会里生存成长。

李公馆在成都北门一带是有数的殷富，这条正通顺街就是官宦人家聚居的住宅区。李镛的大儿子李道河、三儿子李道洋都做过知县，二儿子李道溥，秀才出身，留洋日本，做过四品的“道台”，后来做过大律师。因此，在李镛父子努力下，李家达到鼎盛时期。李镛很自然要感激皇恩浩荡、祖宗荫庇，不仅出于因袭的封建礼教观念，也由于现实既得的利益，更加需要维护传统的等级森严的制度，传播传统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来强化延续他们的家业。

李公馆上下近百口人，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既定的秩序中生活，像钟摆一样日复一日地运动。

李公馆虽然封闭，也难以完全抵制外来文化。到了巴金这一代，兄弟们也都上了洋学堂，学洋文。巴金的大哥李尧枚高中毕业后，还曾想到上海、北京深造，将来到德国学习新兴的化工专业。这个意愿没有实现，因为祖父、父亲另有安排。

李公馆这时就像一个容纳着驳杂文化的社会，正在无声地悄悄发生变化，这个家庭的人际关系、旧的生活秩序和思想观念正面临着新生代的挑战。新生代出身于此，并将反过来成为反对和埋葬它们的叛徒。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尧”是李家这一辈的排行。“棠”和“芾甘”取自《诗经》中的《召南·甘棠》篇。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大意说，这棵小小的棠梨树，人们不要去把它砍伐掉，这是召伯曾经休息过的地方。周朝召伯有德政，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对他的怀念。“芾甘”，小树的意思。他早期发表文章，常用这个名字。巴金是他后来从事文学写作所用的笔名。

1909年，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得到了一项任命，携带妻儿前往川北广元县就任知县。广元县在嘉陵江的上游，土地贫瘠，老百姓穷苦得一年到头连吃玉米都不能饱肚。李道河生平头一次独立主持一个县府管理，所以也很勤于政务，想做出一点成绩来。在他的治理下，政治似乎还清明，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李道河倒也没有草率审理结案。

对于深居在县衙门后院的幼小的巴金来说，广元的生活是平静而愉快的。

广元县衙门很宽大。进了大门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前后有六七进房子，周围还有草地和稀疏的桑林。巴金一家住在三堂。

白天，家里聘请了一位刘先生给他们五个兄弟姊妹上课，课堂就在二堂旁边。刘先生是一位温和善良的教师，轻易不责骂学

生。他先教他们认方块字，继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旧村塾常用的启蒙读物。这位刘先生似乎也多少接触了一些新学。他会绘画，有时候还要帮助李道河画地图。他的绘画工具，诸如彩色铅笔、圆规等等，在当时可算是比较“先进”的了，因而使巴金感到好奇而羡慕。刘先生画过许多人物和动物，送给他的学生。这在巴金，都是非常珍爱的宝物。

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巴金和三哥尧林依偎在母亲身旁，她慢声细语地教他们吟读《白香词谱》，巴金听着母亲的吟唱，体味着古代著名词家的精致歌词，成了他幼年时代唯一美好的音乐享受。他们学词的课本是母亲亲手装订，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抄录的。这似乎是巴金最早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也是巴金引为幼年时代的一桩乐事。

母亲陈淑芬爱所有的子女，其中又特别喜爱巴金。也许因为他幼年时比别人更淘气可爱，也许因为他的生日和母亲竟是同日，这也会唤起一种特殊亲情。

她终年带着温和亲切的微笑，使人愿意和她接近，愿意爱她。在这个大家庭里，家族之间有许多倾轧攻讦，明争暗斗，有着数不清的繁文缛节和传统习俗的要求。对于一个长房媳妇来说，有许多难言的委屈和辛酸，但她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来。巴金父亲李道河官运蹇滞，有一次祖父李镛花了好大一笔钱给李道河捐了一个过班知县，到北京去验看，结果未成功。消息传来，李镛生气，兄弟妯娌冷言冷语，使母亲十分难堪，只能偷偷垂泪。这些事情还是在许多年后，巴金从大哥尧枚那里得悉了一些。

陈淑芬原籍浙江，随她的做官的父亲移居四川。虽说，她在李公馆是一位知县老爷的夫人，却很少一般官太太的恶习，而更像一位书香人家的小姐。她是一位聪慧、有见识、富有同情心的善良贤淑的女性。她有才学，也有德性。她对入宽厚，注意教育

自己的子女。她几乎不用打骂体罚的办法，总是耐心地轻声细语地向孩子们解释种种事情。这在那个社会是很难得的。有一次，尧林打骂了香儿，她就责备说：“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她说话温和，但却严格要求尧林保证改过。在日常生活中，她就是这样对孩子们进行爱的教养，培养了一种宽容厚道的泛爱精神。巴金曾经这样记叙道：

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

母亲并不是一个说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永远是忘了自己地去爱人，帮助人的。因了她底好心我才能够在这仆婢们底诚挚的爱护中间生长起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许多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等，都得力于母亲的教育，才使他们成为杰出人才。另外，母爱也是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如冰心所吟唱的。但是，巴金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不是经世致用的教育，也不只是对于个人的母爱，而是对于人类之爱的长期熏陶。巴金怀着无限的深情描述过这种爱的教育：

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核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

“我是从下人中间出来的”

巴金的童年并不都是铺满了动人的玫瑰花朵。就在他家的大

门里面，他也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许多人处在屈辱、贫困、被奴役的可怜无告的境况，深深激起了巴金的同情心，也在他的幼小心灵中楔入了一个终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广元的时候，巴金可以在衙门里自由游逛。当他父亲审案的时候，他常常钻到二堂站在公案旁边观看。他看到了许多奇异的事情：平日和颜悦色的父亲这时铁青着脸，拍着惊堂木，大声呵斥着；如狼似虎的差役们揪翻了犯人狠狠地打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的乡民忍着痛苦，挣扎着身子还要向大老爷叩头，感谢打板子的恩典。有时候，他的父亲还命令使用一种叫“跪抬盒”的酷刑，让犯人跪在抬盒上，两只手和腿弯分别穿放在杠杆里，腿下面是沉重的铁链，差役们一收紧杠杆，犯人们就会痛得死去活来。

“放了他罢！”站在旁边的巴金在心底恐怖地喊着。但他不敢说出口，也没有勇气再继续看下去。他跑到母亲那里诉说这个可怕的场面。母亲虽然嘱咐他小孩子不要再去大人做的事情，但却因此劝说父亲不要用刑。这话起了作用，以后父亲不再使用“跪抬盒”、“站笼”等酷刑了。

巴金还不止一次看到家中的佣仆遭到笞打。有一次，有几个仆人在门房赌博，被他父亲捉了赌，打了一顿。又有一次，巴金妹妹的奶妈在婴儿出痘子期间偷吃了中医禁忌的黄瓜，被母亲发现后，就被拖到二堂，让差役们用鞭子抽打了二十下，撵走了。后来，母亲常为这件事情悔改，说她“忘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母亲一向是慈爱的。巴金记住了母亲的话，也理解母亲。但他还是认为母亲也做了一件残酷的事情。他觉得有许多事情似乎不应该是这样的。他想不出其中的道理：为什么世界上有的人可以随便打人，有的人却只能随便被人打？为什么有的人挨了打还

要向打他的人去谢恩？为什么一向厚道、体贴下人的母亲，也会这样残酷地对待一个无意犯过失的女佣？这些疑问在他的脑子里虽还是朦朦胧胧的，但却影响深远。他常常为这些事情不快活，无形中，在他无忧无虑的童年，渗入了一些忧郁的因素。

在广元时，他曾和杨嫂、香儿朝夕相处。到了成都，他又常到门房、厨房、马房里和仆人、轿伕们一起玩，帮他们烧火，看他们打牌、抽大烟。有时，他躺在轿伕们的破床上，听他们在氤氲缭绕的烟灯边讲述各种故事，这是在他的父母等长辈那里不可能听到的另一个世界人们的语言和生活。六十岁的老书童赵升病死了，像一捆干柴般的遗体僵卧在大门外的石板上，只是凄凉地盖着一领破席。因为偷字画被赶出去的仆人周贵，沦落做了乞丐，惨死在街头。一个老轿伕从李公馆转到对门一家公馆做了看门人，因为受诬陷偷窃被逼迫无路可走，愤而自缢……

污秽寒冷的马房，暗淡摇曳的灯光，这些悲痛的故事和轿伕们绝望的叹息，咬啮着巴金幼嫩的心，一次又一次震撼着他的纯洁的灵魂。他被大家疼爱，他也爱人们。

他说，“我不要做一个少爷”，也不把他们当做“下人”看待。他们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小朋友。他们向他倾吐自己的痛苦，也不讳言对公馆主人們的批评。他们彼此熟悉，渐渐结成了比较深厚的友谊。他从这群没有文化、“缺乏教养”的人们那里汲取了一种具体而充实的爱，陶冶了一种直爽的性格。

巴金在这些“下人”中间逐渐长大起来。阴暗、潮湿、污秽的马房对他竟是那样重要，成为他粗通人事时了解社会的启蒙。相比之下，大家庭主人们虚伪丑恶的生活和繁文缛礼，愈来愈使他厌烦，爱和憎也慢慢分明起来。有两次除夕晚上，全家正在灯火辉煌的堂屋里欢乐地祭拜祖先，惟独这个“乖僻”的孩子躺在阴冷的马房里，躲避人们的寻找。每年农历七月，“至圣先师”孔

子生日，学生都要在老师带领下磕头行礼，他也总是尽可能设法躲开。

这种厌恶好像是他与生俱来似的。在广元的时候，因为祖父在成都祝寿，父亲就在这里敬贺。巴金怎么也不肯磕头。母亲在旁边用鞭子威胁他也没有用。结果挨了一顿打。这是他在广元的唯一一次挨打，也是他第一次挨母亲的鞭子，但他始终没有磕一个头。

直到三十岁时，有一次巴金在回顾自己以往的生活时，曾激动地说：“我是从‘下人’中间出来的，我应该回到他们里面去。”他决意背叛原来的绅士家庭，把自己归属到那些穷苦无告的人们中间去。这说明他后来一生坚持不懈追求社会平等的种子，早在幼少年时代已经播下了。

死神的追逐

母亲在1914年的一个夏夜去世了。第二年，父亲娶了一位继室，待巴金兄弟都很好，但却不能填补巴金失去母亲的感情失落。又过了两年，川军和滇军在成都城里发生巷战，使巴金第一次看到了战争。这时，他的两个堂兄突然患白喉症死了。战事刚停，巴金和三哥也患了白喉症。他们的病还未痊愈，死神又一次追来，巴金的父亲病亡了。大哥哭着说：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在巴金老家和周围的亲戚中，还不断发生许多青年女子的不幸故事。辛亥革命前，巴金有一位姨表姐被家长逼迫抱着已故未婚夫的牌位拜堂成亲。他也曾看到远房亲戚中的一位少女，因为死了父亲，境遇不好，要去带发修行，遁入空门；她穿着玄青缎子背心的形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也记得一位八九岁的堂姊因为缠足，每晚发出凄厉的哀叫。他还看见和他同辈的或年长的少女们怎样被幽禁在这个阴森的公馆里寂寞地度过岁月，日渐憔悴

枯萎下去。这一切，对于这个自小在爱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爱思考的少年来说，都是很痛苦的刺伤。

他因此想起自己六七岁时，在姐姐房里看到过一本插图本《列女传》。因为图画的吸引，他很有兴趣地看下去，但竟看到许多美丽的古装女子的悲戚面容，或是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或是投身烈火，或是自沉江河，或是持剑自刎，或是悬梁自尽……从那时起他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可爱的生命都会有这样可怕的不幸的结局呢？他从母亲、姐姐那里得知，这些女子的命运竟是她们学习的榜样。他撕毁了这本带插图的《列女传》，但仍然不明白这样血腥的道理怎么会被这些活着的生命所接受。这些生活经历、思索疑问或感情的积蓄，都成了他后来写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祖父刚死，大家庭就暴发了争夺遗产的丑剧。巴金的叔父们甚至在祖父灵前就发生过争吵，他们匍匐在灵前的哀号声有一半是虚假的。巴金敏锐地看到了它必然崩溃的命运。这位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少年已经从家庭内部看到并体验到了人世间的复杂、人性的善恶和爱的失落。

“五四”的产儿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要求在巴黎和约上拒绝签字。废止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运动震动了全国。它像一把火炬，投进了巴金干涸的心底，一下子熊熊燃烧起来。

巴金和尧枚、尧林天天等着报纸的到来，注视着有关北京学生运动以及后来上海罢工罢市的“六三运动”的进展，并且议论纷纷。

巴金兄弟们对仅仅读一些本地报纸开始感到不满足了。那时

成都只有一家华阳书报流通处经营销售各种省内外的新书报。于是尧枚就去买了许多《新青年》、《每周评论》，而且设法补买了自1915年创刊以来的《新意年》前五卷。这还不够，以后凡是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去买来。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还有《新潮》、《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实社自由录》、《进化》……以及成都出版的《星期日》、《学生潮》等等。尧枚索性拿出二百元钱存在书铺里，只要有新的书报，他们都要。尧枚每天下班回来，总能带回来许多。

巴金几乎是怀着一种狂喜的心情去迎接这扑面而来的新思想、新事物。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将要出现的童话般的新世界，对于那座他已经生活了十五年的、阴沉沉的、充满恶浊空气的公馆是一个彻底的否定。

巴金曾说：

我常常说我是“五四”的产儿。“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巴金的父亲是在1920年初死去的。同年暑假，巴金和三哥尧林考进了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从补习班读到预科、本科，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这家学校的负责人廖学章对新文化运动很支持，所以学校生活也较开放，巴金有机会接触西方文化。美国作家华·欧文的《随笔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或译《块肉余生录》）、司蒂文森的《金银岛》，这些英文原著都是他喜欢而熟读的。

就在这时，他先后读到了两本使他终身难忘的小书。

一本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他一边读一边激动得淌下了

热泪。他觉得这本书说得太好了：“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他完全倾倒了。他把它当做心爱的东西，放在枕边，无数次地翻看。他说：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

《告少年》主要是对青年读者讲述人生道路。克鲁泡特金用浅显的语言、生动具体的实例分析社会的不公、贫富的悬殊和对立。他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成功，把现社会根本改造，才能使每个人分享创造的成果。他因此号召各行各业怀着美好理想的青年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做一个革命者，“以求得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爱和永久的自由”。《告少年》最后号召说：

我们一切吃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我们的数目是数不清的。我们就像人海大洋一般，一切东西都可以被我们沉没，一切阻碍都能够被我们冲破。只要我们大家有决心，我们马上就可以把正义建立起来！地上的一切暴君都会跪倒在我们的脚下。

少年巴金，正是在多梦时节，对生活充满着美丽幻想和热烈追求，一本小册子可以成为他的福音，一句热情鼓动的话可以叫他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所以当他读到《告少年》以后，就觉得心胸间的热情像火一样渴望喷发出来，急于想寻找一个实践这种主张的机会，但又不知从何入手。

有一天晚上，他怀着一颗战栗的和求助的心，写信给《新青